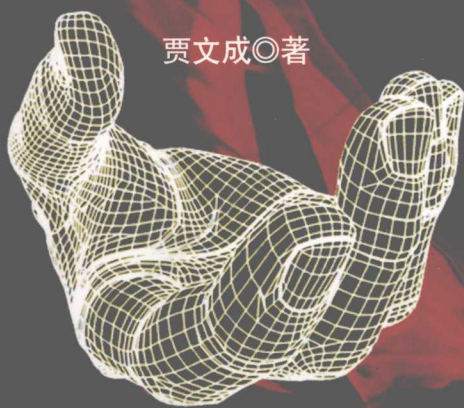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部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欲望反思小说
国家『五个一工程奖』得主潜心力作

欲望底线

贾文成◎著



欲望 能成就人
也能摧毁人
欲望 有人刻在脸上
有人却藏在心底

欲望底线

贾文成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望底线/贾文成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81139 - 878 - 6

I. ①欲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3690 号

欲望底线

YUWANG DIXIAN

贾文成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39 - 878 - 6/I · 104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书店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新 闻 1

马胜利做了五年的出租车司机。有一天突然不做了,事情的起因,
出在一张不起眼的报纸上。

第二章 捐 赠 13

所谓“富老太”是位老教师,她不仅要把三百万元和眼角膜捐赠给
小咪,还特意嘱咐他:千万不要把钱给我女儿。

第三章 遗 嘱 23

米老师临终前立下遗嘱:三百万赠予小咪,只把房子留给了女儿韩
鱼儿。

第四章 官 司 35

以关键性证言为小咪“赢得”遗产争讼的马胜利,开始惦记着用这
笔钱实现自己的“老板梦”。

第五章 生 意 47

和陈宇希谈合作的马胜利被拉去第一次“找小姐”,令他更没想到
的是,小咪的师傅竟也动了做“小姐生意”的念头。

第六章 邂 逅 57

一个求色,一个图财,马胜利与韩鱼儿分别缠上了售楼小姐和欧阳
律师。

第七章 投 资	68
马胜利终于说服李玉芬,在花六十八万元买套房后,又投资二百万元办了个奶站。	
第八章 告 别	80
韩鱼儿再次输掉官司,范家卫也消失了,他只给她留下一辆新车和一个“司机”。	
第九章 窥 探	92
一再露富的马胜利又招来了贼,仍被媒体关注的小咪也“遭遇卧底”。	
第十章 潜 伏	103
“老板”马胜利陶醉在婚外柔情之中,他哪里料到,杨六策划的“黄雀行动”正在向他步步紧逼。	
第十一章 逃 亡	114
情人被曝光、老婆被逼死、仇家被暗杀,马胜利,只剩下逃亡这一条道儿了。	
第十二章 援 手	125
相依为命的姐姐走了,亲人只剩马蛋。好在小咪的身边,出现了两位朋友。	
第十三章 因 缘	134
点儿背没有比得上魏小宝的,贪嗔少有能赶得过韩鱼儿的,一切因缘,皆由心生。	
第十四章 浮 萍	146
同是天涯沦落人,小咪与小曼,超越黑暗,走向一起。	
第十五章 虎 口	159
自从捡到银行卡,魏小宝就一直噩梦不断;五台山归来的韩鱼儿,却向小咪张开虎口。	
第十六章 逼 婚	171
鸠占鹊巢,韩鱼儿进驻,小曼出走。小咪的第一次婚姻,令人欷歔。	

第十七章 圈套	183
绕了一大圈,韩鱼儿才搞明白,她该去找的人,是马胜利。	
第十八章 重逢	194
茫茫草原,都在“跑路”,一对冤家,成了兄弟。	
第十九章 暗战	206
欧阳卓然与文律师、韩鱼儿与单雪、马胜利与陈宇希,一场对决,正在酝酿。	
第二十章 底线	216
截了一条腿的马胜利,在彼得花园,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吴庭苇的关系。	
第二十一章 义工	228
包子健和欧阳卓然分别担任了李小咪“两口子”的“义工”,不过,前者发自内心、后者迫不得已。	
第二十二章 还债	240
马胜利没有想到韩鱼儿竟然嫁给小咪,小咪更没有想到:拉二胡的老朋友竟然会是小曼的爸爸!	
第二十三章 揭秘	252
吴庭苇在小曼面前坦白了,范家卫在韩鱼儿心中死去了。	
第二十四章 落幕	266
齐元霸也被捕了,抓他的这个警察,他见过。	
第二十五章 尾声	278
小咪现在希望挣很多钱,他想把马胜利的腿治好,让他能再做出租车司机。	

第一章 新 闻

马胜利做了五年的出租车司机。有一天突然不做了,事情的起因,出在一张不起眼的报纸上。

这天,马胜利在青年路口拉了一个客人。那人上车后,只说:到淮海路工商银行分理处。说完,便埋下头读一张报纸,读着读着,突然,“咦”了一声。这人是个中年男子,不胖不瘦,胳膊肘下夹着一只黑色手包。马胜利看出,包不是真皮,是仿的。马胜利好奇,边开车边琢磨这一声“咦”,由“咦”又想到,这人为啥不是“嘖”,而是“咦”。马胜利想,在他这里,“咦”等同于“嘖”,也是惊叹。快到淮海路,那人又“咦”了一声。一直到了工商银行分理处的门口,那人才又开口:你等我十分钟,一会儿还得走。

马胜利点了点头,突然冒出一句:等你可以,可你跑了怎么办,你押点儿钱吧。

乘客没想过这事儿,有些意外,愣怔了一下,咧开嘴笑了:

好啊,押多少?

马胜利歪着头,看了眼计价器,显示的是八元。就说:押十块钱吧。

客人也歪着头,瞅了一眼计价器,既没犹豫,也没还价,拉开人造革手包,摸出十元钱,连同报纸一起,放在驾驶台上。

马胜利,三十六岁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,叫胜利的不多,但凡叫胜利的,多半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。马胜利爹妈四十多岁时,一直得子无望,突然又创造奇迹,中年得子,也算打了一场胜仗,所以这名儿,大概跟这有点儿瓜葛。

马胜利原来在一个建筑工地开工程车，活儿不怎么累，就是工钱要着费劲儿，老板总是拖着。他开的这辆出租车，原先是他姐夫的弟弟徐铁的。丰城刚有出租车那会儿，徐铁买了一辆二手“桑塔纳”，然后又托他在交通局运管处做事的朋友，办了一套出租车运营手续，辞掉工作，做了出租车司机。那时候丰城街面上的出租车不多，手续办起来也容易，待后来出租车多起来，市政府控制出租车的总量，手续费就被炒了起来。据说，一个出租车牌照，在丰城已经被炒到了25万。眼下，丰城最早做出租司机的都不怎么开车了，而是把车包给那些没有出租车手续，又想做出租司机的。徐铁把车转包出去，学着《骆驼祥子》里的刘四爷，做起了车老板，坐在家收车份钱，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。时间长了，徐铁又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些无聊，于是不甘寂寞，到南方去卖保健品，本是为赌一把，结果倒卖出了名堂，发了大财。至于那点儿车份钱，在他眼里就不怎么算钱了。再说，一辆二手“桑塔纳”出租车，也不值多少钱。何况那套手续，跟楼市差不多，一挤，全是泡沫。过春节时，徐铁从南方回来，在家人聚会的酒桌上，马胜利的姐姐马红荔就说：徐铁，你那车，包给别人也是包，不如把车包给我弟弟算了吧。

徐铁开始有些犹豫，转念一想，既然嫂子说出来了，索性慷慨大度到底，一分钱没要，把出租车白送给了马胜利。一夜之间，天上真的掉馅饼，马胜利捡了个便宜。

马红荔想让马胜利也学徐铁，把车转包出去，马胜利没做过出租车司机，心里痒痒，打算自己开，最关键的还是他现在没有多少积蓄，还没到了把车转包出去做车老板的分儿上。他算了一下，自己跑出租，比转包出去，一年多挣三万多。对马胜利来说，这三万多，也不是小数目。

马胜利拉着形形色色的人，穿行在丰城的大街小巷，比他在工地开柴油工程车有意思多了。最让他满意的是，开出租车天天能见着钱，不像在工地，什么时候能把工资攥在手里，都是没谱的事儿。

另外，做了出租司机之后，他又有一新的发现，原来印象中很大的丰城，忽然间变小了。

后来他还发现，赶上雨天，生意就比平时好得多，街边那些舞动着手，可是又叫不到车的人，全都一脸沮丧，顿足叹息，就像有首歌里唱的：哗啦啦下雨了，街上的人们都在跑。马胜利觉得很好玩，所以有时候，他总看天上的云，云是他心中的企盼，也是他心中的欲望。盼云，也不单是盼云，而是盼下雨，雨才是他心中

的企盼，也不是盼雨，光下雨，没人打车，那也白扯。

过了有十分钟，还不见那人出来。马胜利有些烦了。计价器还在蹦字，显示已经十二元了。马胜利等得百无聊赖。这时又想起了乘客那几声“咦”，想起“咦”，便扯过报纸，也想看个究竟。报纸上有一行套红标题很显眼：《保安奸杀女业主》。说是某小区里，住着一位开白色丰田“花冠”车的女士，年龄也不大，刚满25岁，年轻漂亮，穿着打扮颇像一个有钱人。既漂亮又有钱的女士，被小区里的保安盯上了。当然也不只是保安一个人在盯，漂亮的女人总是抢眼，注意她的人，当然少不了，用一句时髦话说，就是回头率很高，可别人注视这女士，图的是一个赏心悦目，没敢动真心，保安却动心了。看到这儿的时候，马胜利既没“啧”，也没“咦”。只是觉得读报的乘客有点故弄玄虚，便笑这位乘客孤陋寡闻。保安调戏女业主，甚至强奸女业主的事儿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犯不上“啧”或“咦”。他刚看了一半，那客人拉开车门，上车了。马胜利把报纸放回驾驶台，把十元钱又搁在报纸上，客人让马胜利把他再送回青年路，上车后，还是埋头读报纸，读着，又连着“咦”了两声，接着，又摸出手机，发了一条短信。马胜利想，这也是个怪人，也斜眼扫了下报纸。却感觉这人看的不是《保安奸杀女业主》，那篇报道在2版，他看的是3版。开车分不得神，再说，报纸也不关自己的事儿，就专心开他的车，没跟客人搭话。谁知这报纸居然连着他，也不是直接连着他，是和他有牵连的另一个人。

到了青年路，计价器显示十五元。那人拉开黑色皮包，摸出五元钱，撂在十元钱上面，下车走了。钱下面是报纸。不知是那客人走得匆忙，还是原本就不想再要这张报纸了，待马胜利拿钱时，发现了驾驶台上的报纸，本想喊一嗓子，也是想着那几声“咦”，没喊，随手把报纸掖在屁股底下，想停下车等客的时候，再把保安的事儿看完，谁想，生意一个接一个，没个闲暇，就没顾上再看那张报纸。

收了夜车，把车开到巷子口，本来忘了报纸的事儿。马胜利想起，该让老婆李玉芬把汽车坐垫洗一洗，取坐垫时，又看到了报纸，随手捏在手里，锁好车，进了院子。刚跨进院门，住在院门边儿的杨六，隔着家门倒洗脚水，多亏马胜利敏捷，闪得快，才没被泼到身上，但裤腿和鞋子上，还是溅满了泥渍和脏水。杨六是个蹬三轮板车的，本名叫杨古柏。杨六是他的绰号，杨六的右手有六个指头，大拇指外侧又多出了一个小指头。杨六的绰号就是从这六个指头来的。杨六出手快，而且阴损狠毒，不该出手时，也出手，一出手便直奔要害。马胜利和杨六在这

院子里住了几十年，从小打到大，压根儿就没占过上风，总是吃亏。这次也只好忍气吞声。他白了一眼杨六，没吱声，心里却窝着火，推门进屋，把汽车坐垫和报纸顺手递给李玉芬，没像平常先洗脸，再洗脚，然后再吃饭。这会儿耷拉着脸，独自坐在地当间的圆桌前生闷气。李玉芬看马胜利的脸色不好，想是在外面与乘客生了气，却不知道这气生在了家门口。

李玉芬端上饭来，倒了一杯冰镇啤酒。马胜利端起玻璃杯，呷了一口，咂吧了下嘴，皱起眉头：今儿这酒的味儿不对呀，你买的是“雪燕”啤酒吗？

李玉芬说：是“雪燕”呀。咋不对了？

马胜利说：有苦味。

李玉芬抄起酒瓶，又仔细地看了看标签，说：哎呀，过期了，要不怎么会打折处理呢。你呀，索性别喝了。

马胜利便问：这酒哪儿买的？

李玉芬说：街口小超市。

马胜利的脚丫子长年捂着，有脚气，手指头搓着脚趾缝，心里早就有气，一听这话，更有气：你那个同学怎么卖过期啤酒，透过一瓶酒，也能看出你同学的为人。

李玉芬没吭声，转过身，进到厨房，去洗坐垫。马胜利吃着饭，就听厨房里，李玉芬“呀”地尖叫了一声。马胜利先是一惊，急忙转过脸，突然又笑了，冲着厨房喊：踩着耗夹子了？

那边却没有回音。马胜利原本是逗趣，这下真相信，李玉芬大概真的踩着了耗夹子。耗夹子是马胜利昨天晚上，在路边的夜市上买的，他试了试弹力，足以拍死一只大老鼠。上午，临出家门时，马胜利把耗夹子支起来，设好机关，尔后放在菜坛子底下。那时，李玉芬出去买菜，全然不知，马胜利在菜坛子下面放了杀鼠暗器。所以李玉芬不小心踩着耗夹子，就跟电影里的鬼子，踩到了地雷差不多。马胜利急忙站起身，窜进厨房，却见李玉芬一只手拿着那张报纸，另一只手捂着脸，在地上坐着，抽抽搭搭，像是哭。马胜利伸手拽李玉芬胳膊：哭啥哩？

李玉芬移开手，仰起脸：三百万。

马胜利吓了一跳，愣了愣神，一把夺过报纸，扫了一眼标题，再看内容，也跟那个客人一样，“咦”了一声。立刻弯下腰，拽起地上的李玉芬，嚷嚷道：出去找吧。不是小数，那是三百万！

三百万,足够让所有四合院里的居民吓一跳。报纸上登着:《富老太巨款捐赠盲人按摩师》。盲人按摩师是谁?报纸上的名字写得有些含糊——小咪。李玉芬指着报纸:会不会是和小咪叫一样名字的另外一个咪,你看,这上面只有名,可没姓。

马胜利扯过报纸,又仔细看,看完,嘿嘿一笑,抖了抖报纸,说:光华路上,除了李咪,不会再有第二个叫咪的瞎子。

咪叫李咪,是李玉芬的弟弟。马胜利说话不拐弯,把瞎子说得太露骨,也太直白,根本不顾及听者的感受和心理。可咪是瞎子也是事实,要不是有个瞎子弟弟,李玉芬还不一定会嫁给马胜利。结婚前,李玉芬是整条街有名的美女,追李玉芬的人,能排成一行长队。追到最后,知道美女的后面还有个瞎子弟弟,不单是娶美女,还附带养活一张看不到世界模样的嘴,不少人就此止步,退缩了。因为他们觉得,美女总会有不再是美女的那一天,瞎子却是要拖累到底的。也有不在乎瞎子的,李玉芬却又看不上。有一个市政府的小干部,向李玉芬发起了进攻,追得那叫一个猛烈,李玉芬有点招架不住,就跟小干部谈起了恋爱。那时马胜利跟李玉芬住在前后院里,但出出进进的,李玉芬几乎不用正眼瞅马胜利,马胜利也没有追的奢望。他知道,在李玉芬眼里,他就是蛤蟆,李玉芬这束鲜花,无论如何,也不会插到他这牛粪上。小干部戴着一副眼镜,很斯文。李玉芬也投入,很快,便坠入爱河,彼此爱得一塌糊涂。李玉芬认定,斯文的小干部,将是她今生的归宿。这天,李玉芬把小干部带回家里,偏巧,咪不在家。以前来时,咪总是坐在一边,瞎子出去不方便,多半时间像笼子里的小鸟,把自己封闭在家里,虽说看不见,可盲人的耳朵却比一般人灵敏。小干部和李玉芬就不敢过分亲昵,偷偷摸摸,像做贼似的。现在家里少了一双耳朵,小干部就放得开了。拥着李玉芬狂吻。一边吻,一边呢哝:你是七仙女下凡,是波姬·小丝。

李玉芬推开小干部,撅起嘴来:波姬·小丝是什么人?

小干部直起腰,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,刚才亲嘴时,才知道,眼镜也是个碍事的东西。少了一双碍事的耳朵,却又多了一副碍事的眼镜。就像他和李玉芬的恋爱,美的背后却隐藏着盲人弟弟的缺陷。小干部确信李玉芬没看过美国电影,就说:波姬·小丝是美国的电影明星。

李玉芬窃笑:我怎么能和电影明星比呢,还是美国的。

又问:我像吗?

小干部动情地说：像。真像！

李玉芬故意撒娇：哪像？

小干部诡谲地抬起手指，向下一指：腰。

你原来只是看中了我的腰？你到底爱的是人，还是腰？李玉芬有些古板，本是一句逗趣的话，在李玉芬听来却不悦了，不是不悦，其实是不满了。李玉芬没有料到，接下来，小干部非但没有解释，举动竟然更加大胆，撩起她的衣服下摆，手贴着温热的肌肤，摸索上来，指尖触到了文胸。李玉芬顾不得不满，抓着小干部的手腕，试图阻止这大胆的袭击，脸却像涂抹了胭脂，飞起一团红晕。

小干部气吁吁地说：我还喜欢这儿。

李玉芬当然要拒绝。那个部位第一次被一个异性触摸到，还是紧张和害羞的。小干部却执著，李玉芬默认了小干部的无理，她感受到了一股热流，像涌动的温泉沿着血管，倏地一下，涌遍全身。李玉芬开始从奇妙，变得难以自持，双腿颤抖着，站立不稳，摇晃着，双双倒在了床上。后来，床上有了血渍，像盛开的牡丹花。

分手时，李玉芬挽着小干部的胳膊，喃喃地说：现在，除了小咪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小干部听懂了，点点头：我知道，你今生就是我的人。

李玉芬踢着脚下的石子，往小干部的身上靠了靠，娇嗔道：下辈子，我也是你的人。

小干部没吭声，李玉芬追问：你下辈子不打算要我了？

小干部竖起一根指头，压在李玉芬的嘴唇上，说：下辈子的下辈子，你还是我的人。

有了这句承诺，李玉芬陶醉了，像喝醉了酒，整个世界都像虚空了一样。分手后，李玉芬还像在做梦，可是不到一周工夫，李玉芬的梦被无情地击碎了。小干部告诉李玉芬，他妈不同意他们的婚姻，关键是不同意带着盲人小咪。李玉芬哀求说，我去求你妈。小干部摇摇头，没用的。她说了，娶你，她就上吊，我不能看着我妈吊在绳索上。李玉芬捂着脸，一口气跑回家，靠在门上，闭着眼睛，绝望地呜咽。呜咽够了，李玉芬脱下连衣裙，套上一条乳白色的长裤，一件泡泡袖的衬衫。李小咪没在家，李玉芬走出家门，直奔丰城公园后面的南湖，爬上一米多高的石头围堰，准备告别这个世界。这时的马胜利正在不远处钓鱼。李玉芬路

过他身边的时候,就觉得李玉芬反常。等到李玉芬爬上围堰,马胜利已经摸到李玉芬身后,李玉芬的双脚刚要悬空,马胜利就把她抱入怀中,连抱带拖,就向李玉芬的家走去。那时马胜利只想着,把这个想寻死的女人抱回家,没想过怀中抱的,却是这条街最靓的美女,李玉芬也没往流氓上琢磨马胜利。李玉芬的脑子里,早已一片空白了。寻死未成,但跳湖的原因,周围邻居已经猜到了八九分。过了一夜,盲人李小咪眼眶里的泪水,打消了李玉芬寻死的念头。她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,要不是马胜利救她,小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。但这以后,美女李玉芬门前冷落车马稀,到最后几乎没人再追了。有一天,马胜利把小咪挡在街口,抓着小咪的手,狡黠地说:小咪,回去给你姐带个话,我要做你姐夫。

又问:你肯给我带话吗?

说完,看小咪的表情。小咪知道,是马胜利救了姐姐。听马胜利的声音,洪亮有力,就猜马胜利长得一定高高大大,便笑了,笑着,点了点头。却不知道马胜利那张倭瓜脸,娶姐姐李玉芬这样的美女,差距实在太太大。小咪到家,就对李玉芬说:我想让马胜利做我姐夫。

李玉芬一愣:这话是马胜利说的?

小咪只能在黑暗中,凭心灵去感受和体味姐姐的内心和表情:

你不愿意吗?噢,我明白了,马胜利一定是配不上你。

李玉芬没有回答小咪,转身出去了,她走到马胜利家,当着马胜利和他母亲的面儿,对马胜利说:你娶我吧。

马胜利一听,便愣怔了。这答复,居然让他瞠目结舌,目瞪口呆。婚后,马胜利对李玉芬百依百顺。他说,牛粪对鲜花,其实是滋润的养分。结婚前,李玉芬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。结婚后,还做收银员。有了儿子马蛋,李玉芬休完产假,工作也丢了。

来,你笑一笑吧。马胜利想把内心的喜悦传递给李玉芬。他驾着车,歪着头,望了一眼天上那遮住了星光的云,又转过脸看捏着报纸的李玉芬。看到云,勾起他内心多年做出租车生意积淀的欲望;看到报纸,他知道,即使这会儿下雨,出租车跑到午夜以后,也就挣个百十来块。一百多元和三百万,哪个更诱人,显然不言而喻。

李玉芬提醒:开慢点儿。

马胜利吐出一个字:急!

李玉芬似乎明白了马胜利急的原因,就说:三百万也不是你的。

马胜利点点头:对,小咪的。可小咪是谁?你的亲弟弟,我的亲小舅子。

这时又遇上堵车,警察挡着不让过了。南北向这条街,车挤得满满的,都在等。东西向的大街,却没有一辆车。马胜利焦急地四下瞅一瞅,旁边停着的也是一辆出租车。开出租的同行,马胜利也认识,是在青年路口停车场,一起等着拉客时认识的,这人平常话就多,很能侃,世界上的事,他知道一半;国内的事,他全知道。马胜利摇下车窗,探出脑袋,没话找话,权当是打个招呼:咋堵车了?

那人一指前面戴着白手套指挥交通的交警,回答道:省长微服私访。

马胜利赞同地点了下头。又一想,省长微服私访,不该是这般动静,整整一条街被堵上,戒严了。再说,现在很少听到省市领导微服私访的说法了。

东西向的街上,车顶闪着警灯的警车急驰过来,警车的后面是两辆“考斯特”面包车。“飕、飕”地开过去了。车队一过去,堵着的车流开始动了。

小咪按摩诊所在光华路。诊所刚开业的时候,李玉芬常来看看,差不多一周来三四次,有时一天能来看两次,最近一段时间,李玉芬来得少了。原因是她在家闷得慌,便批发了一些便宜西服,在巷子口试着卖,有一个多月了,生意却不怎么好,一天都卖不出去一件,心里便开始着急,一急,就顾不得来看小咪了。马胜利把车停在门口,房子里黑着灯,拍了拍门,也没有动静。

李玉芬慌了:小咪人呢?

马胜利说:是呀,他现在可是三百万的身价。

说到三百万,李玉芬马上又想到了绑架,想到了抢劫,想到了血肉模糊。想到这些,脚下就趔趄了。马胜利一只手搀扶着李玉芬,一只手又把门擂得山响。有一夜晚散步的老者,停住脚,打量了片刻,也是觉得他们不像坏人,才说:小咪有两个礼拜没开门营业了。

马胜利问:您知道他去哪儿了?

老者摇摇头,走了。马胜利笑了:小咪没事,安全着哩,你看,昨天才登的报,小咪两周没在按摩诊所。这会儿,该去找那个捐赠三百万的富老太。

俩人又捧起报纸,报纸上却没有确切的地址。小咪能在哪儿呢?做了出租车司机后,马胜利觉得丰城太小了;现在又觉得丰城太大了,找人真难!而找的不是旁人,是小咪,找一个行走不便的盲人也这样难吗?!

盲人李小咪命苦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,就没看见过这个世界的模样;三岁死

了爹，九岁娘也撒手人寰了；这些年，姐弟相依，他的存在，拖累了姐姐的幸福。像姐姐这样的美女，是该享受洋房别墅的。马胜利跟李玉芬结婚前，想到了小咪将是累赘，但那时想得更多的还是美女，尽管他知道，这美女已经不是处女。天长日久，美女的容颜，就像重播了数十次的电视剧，无论多么精彩，也不再新奇。美女自从生了马蛋，体形也发生了变化。生了马蛋，除了小咪，家里又添了一张白吃闲饭的嘴。马胜利一个人挣钱，养着四张嘴，老婆、孩子、小咪、娘。不，确切地说，是五张，他这张嘴也得吃饭。

马胜利的姐夫徐旭永，是市工商局的科长。在单位，科长的职务不算大，可在家里和社会上，却是牛得很，关键是有实权，官不在大，有权则灵。科长管辖的工商户里，有一家按摩诊所，按摩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姓邵，人称老邵。老邵不全盲，只能说半盲，模模糊糊，能看清一点儿。马胜利开工程车，不小心，右臂肘关节脱臼。徐旭永把马胜利带到老邵这儿来，请老邵做按摩治疗。治疗中，马胜利盯着老邵的眼睛，就像突发灵感的作家，猛然就想到了小咪，由此萌生出让小咪也来学按摩的闪念。他回到家，把脑袋里的想法，闪烁其词地对李玉芬说了。他怕李玉芬听误会了，误以为是要把小咪赶出家门。没想到，李玉芬不仅没生气，还当着小咪的面儿，赏了马胜利一个甜吻。

这以后，小咪便拜老邵为师，学习按摩。马胜利骑自行车把小咪驮到老邵按摩诊所。早晨驮去，晚上接回来。这一驮，竟是两年。后来徐旭永出面协调，用李玉芬和小咪过去住的房子，以大换小，换了光华路的一间门面房。马胜利又陪着徐旭永，跑卫生局、市残联和工商局，办好了开办按摩诊所的一切手续。

小咪按摩的手艺好。诊所开业没多久，顾客便络绎不绝。小咪对马胜利把按摩诊所选在光华路，也很满意。老邵的诊所在城南，光华路恰好在城北，一南一北，少了相互的竞争。这样，师傅老邵就能把诊所开踏实了。小咪对钱也不计较，按摩床旁边，摆了一个像床头柜一样的小柜子，小柜子上面有一盛钱的铁盒子。客人按摩完后，把钱随手摺进铁盒子里，说一声，钱给了，便可抬脚走人。假如把五块当五十块搁进去，小咪也看不见，但能摸得出来，可是他从不甄别，靠的是客人的良心，还好，很少有人拿这蒙骗小咪。后来，马胜利开出租车，跟一个客人闲聊时，说起会员卡的事儿，马胜利大受启发，就帮小咪想出一个办会员卡的办法，既留住了老顾客，又省去了收钱的麻烦。小咪挣的钱，留足自己日常花销，剩余的就交给李玉芬。李玉芬给小咪立了个账户，一笔笔地积攒起来。她思忖

着,小咪二十四岁了,有合适的女人,就用这笔钱,给小咪成个家。

离小咪按摩诊所不远的街角,有一个拉二胡的老头。一次,小咪路过那里,乐曲声像胶一般粘住了他。老头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。心似泉水冷,萧萧风吹月独明;人世间,酸甜苦辣尽。小咪听得心里酸酸的,便弯下腰问:你拉的是什么?

老头耳有些背,说话的气声便大,嗡声道:你问我拉的是什么?《二泉映月》呀,怎么,你没听过吗?

小咪纠正道:我是说,你用的是什么乐器?

老头边拉边说:你连二胡都不认识吗?

小咪摇摇头:二胡是啥样子的,是像圆盘一样的吗?

老头突然止住了琴音,问道:孩子,难道你和我一样,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吗?

小咪叹了口气:嗯,我看不见。哦,你也看不见?

老头探出手,盲目地舞动,又不是盲目,是在找另一只手,另一个盲人也在找他的手,两只从相反方向伸过来的手,碰撞到一起,老头抓住了小咪的手,便向他这边拽,一边拽,一边说:来,用你的手摸一摸就知道了。摸到了吧,它不是圆盘,是像小圆筒一样的,我还告诉你,这是一把黑色的二胡。

小咪侧起脸,摸着二胡,支棱起耳朵,很专注,却又很不解:你连颜色都能摸得到?

老头苦笑一下:傻孩子,颜色是摸不到的,只能看到。我买这把二胡的时候,眼睛还能看到它的颜色。

小咪有些嫉妒:你比我幸福,我从来就没看过外面的样子。

老头幽幽地说:从来都没看到,其实更好,这倒少了许多杂念和欲望。

这话引起了小咪的共鸣。小咪告诉老头:我在“小咪按摩诊所”做按摩师。您要是渴了,累了,就进来,喝口水,歇歇脚。老头说,你累了,烦了,就来听我拉二胡,咱爷俩顺便也能唠唠嗑。可老头从没来过诊所,都是小咪到街角去找他。顺便带去一保温杯热水,或者一盒快餐。

和老头熟悉之后,小咪知道老头住在光华路附近,老头的眼睛,是四十岁以后才瞎的。四十岁之前,老头是丰城玻璃厂的财务科长。那时,财务科长的眼神好得能看到三十米之外的蚊子。看蚊子没啥,这双眼睛,却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一天傍晚,他在厂子里加班做账,准备迎接次日审计局的审查。账做好

后，夹着账本去找厂长汇报，鬼使神差，平时白天到厂长办公室都要敲门，这会儿却忘了，也不完全是忘，是心里着急。其实也不能怪他，怪厂长，干那事，该销死门的，却没销。厂长和肌肤白皙的出纳正在“入港”，就被他撞着了。这种事，本无大碍，他看了一眼，转身就退出去了，可那出纳还连着市委的一个领导。出纳连着领导，厂长连着出纳，厂长又连着领导，这事儿就复杂了。或许没那么复杂，只怪厂长自己把问题想复杂了。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，也是傍晚，这位财务科长在离家不远的胡同里，正走着，突然从暗影里窜出两个蒙面人。这两个蒙面人，既不图财，也不要命，只是往眼睛里泼洒药水。当初厂长给手下的一个心腹交代这事儿时，没交代泼药水，只是交代威胁一下，威胁的意思很模糊，关键看具体实施的人怎么理解，那个心腹就想：既然这件事的起因在眼睛，是眼睛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東西，就让他再也看不到算了。于是他在给那俩蒙面人交代任务时，就定下了这么一个泼药水的办法。这时财务科长还毫无戒备，也不是一点戒备没有，是没想到会泼药水，其中的一个蒙面人，走到他跟前，也不说话，举着事先敞开口的药水瓶，对着他的脸，只一泼，事儿就结束了，泼药水的蒙面人冲望风的蒙面人一摆手，两人便消失在了巷子口。而他只能捂着眼睛，跌跌撞撞地摸回家。妻子一看他那样子，惊呆了，赶紧送到医院，已经晚了。他这双能看到三十米之外蚊子的眼睛，再也看不到世界的颜色和光明。虽说后来案子破了，该入监狱的，都到监狱里忏悔去了，他却成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突然成了瞎子，他的精神就崩溃了，也是心被这黑暗挤着，总也从黑暗中走不出去，总是无端地发一些无名火，渐渐地，几乎成了一疯子，天天发疯，天天吵闹。妻子觉得日子也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于是有一天，带着女儿，悄然离开了他。待妻子离开他后，他倒不疯了。一个人在孤独和痛苦中，过了十九年。他说，遇到小咪，这是缘分。他坐在街角，拉二胡，也不全是为了让别人施舍，是在等待，等待缘分，等待小咪的出现。小咪问他，你以后还在这里拉二胡吗？老头笑了笑：拉呀，不在这里拉二胡，还能做什么？！

小咪也笑：你口才也不错，你还可以说评书。要么，帮人解忧。

老头叹气：不瞎的时候，也没帮人解忧，反而连累了自己的眼睛，现在眼睛不在了，瞎了，还能帮人解忧吗？

小咪肯定地说：能！

现在，小咪遇上了难题。难题就是富老太赠他的三百万。小咪吃不准，便来